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九十五

明 剡南張 岱著

林聰楊瑄楊源列傳

林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聰性愷直知無不言已巳劾光祿寺卿李亨及王振家奴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鏜石亨諸大將不協之罪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內侍善增金英駙馬石璟怙寵不法特疏糾之 英宗北還廷議迎鑾 景

帝欲薄其禮聰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迎復禮宜厚會有投匿名帖者禮部尚書胡濙出諸袖中以示聰議封進太宰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也聰舉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幸勿遲已而王文沮之事幾寢聰疏言直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下廷議聰力爭宜從學辛從其請景泰三年議易儲衆相視莫敢發一言聰昌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不肯署名未幾懷獻太子薨聰上疏曰今三尺兒童悉念

太上皇德獨恥皇太子見深何故見廢時日昌畏之
謠继出臣不知為誰　陛下幸而聽臣乃將太子見
深立為東駕則應天順人社稷之福矣不報也先遣
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可汗朝廷欲賜勅書難於稱
號聰獨叱其僭稱可汗胃上無等執不與廷臣恐激
其怒竟稱可汗荅之遂改聰為右春坊司直商文毅
言聰不宜置閒散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吏部選法未
當或私有所狥者輒指斥駁正當事者忌之嗾御史

劾聰爲其甥乞善地以專擅選法論坐死大臣當連名署奏以次及胡濙不肯署名稱病卧數日　上遣中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始知聰被搆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拜左僉都御史山東饑命聰往賑貸之全活數十萬人還陞右副都御史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寃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嫵成化二年江淮大旱人相食盜徒橫

行詔聰撫之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十萬石以給民與之種計擒盜徒梟其渠魁數人脅從勿治盜以寧息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八年致仕尋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兼領操江遂召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

楊瑄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遂訛為瑄以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折內民群訴曹石

二虎強奪民田瑄疏劾之　上閱疏歎曰真御史也下吏部且大用而使識之既還京彗孛連見曹石二虎日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虎有洩語二虎者二虎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虎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瑄誣引大臣都御史耿九疇副御史羅綺刑甚慘酷瑄瀕死不及一人　理刑者文致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之

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未滅戍遼東鐵嶺衛道遇赦還或謂瑄寃皆二凶謝免後禍瑄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誅釋歸 憲宗即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霩衢所東外海塘健跳所海塩海塘皆瑄修築海塩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捍患尤大成化丁酉諜報倭奴數百犯邊瑄時在杭僚屬驚問瑄徐曰彼衆來犯當盡

熾之乃出巡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籍民兵為守禦計瑄曰海上兵自足用以地安用此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陞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項今湮過半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關水門放湖水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黄灣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畏吾寺後為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功未就卒有子源知天文以歲貢生被薦為五官監候武宗朝劉瑾用事源上

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主安居深居絕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六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災作爲衆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

頎防瑾又大怒嗔淙面叱曰尖嘴蠻爾何官亦學為
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
陽驛妻斬盧覆屍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
副使黄光昇復有荊公陂塘樣令修塘者丈尺次第
茲用為式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詔做瑄故跡修
治瑄見形白晝授詔方畧塘成詔上事於朝立祠曰
報功而淙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
石匱書曰林聰之諫易儲諫迎鑾楊瑄之攻曹石皆

是開人所不敢開之口楊瑄坐罪應死大風拔木無
異雷而金縢而林聰之得不與韋綸華同杖午門一
面之網則誰開之耶楊源以五官監敢以占候諫再
杖卅疏劉瑾之逆源直發其覆焉父觸邪而兒指佞
任秩骯髒其尚有種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五

明 鮌南張 岱著

高穀岳正呂原列傳

高穀揚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常奉命入寺寫經而歸而跣入曰病矣穀曰病直穀耳若閣老言工不寫佛經不病乃大考滿改翰林編修正統元年楊文貞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讀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侍郎兼

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從行穀居守景泰初
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年鹵數請使迎 上皇
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决中書舍人趙榮
毅然獨請往穀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户龔遂榮投
匿名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群公卿不敢出
一言〻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穀曰
得自皂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〻詔獄 上亦不

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為沂王而立懷獻為太子穀悲憤不敢爭加穀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穀薦大理寺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得入內閣遂與穀相擠五年勅穀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捄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儼 上令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乃濫罷考官乎止奏作

林廷一人事遂已　英宗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

殛唯語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

朕穀無他腸可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

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卒於家贈太保

謚文義

岳正者漷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

京闈鄉試卒國子監業李時勉時為祭酒薦四方名

士宜講下正與商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

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陞右賛善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翺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正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瀏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

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
閣臣甚佳亨軏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軏賀曰誠
佳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二人對曰　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為晚
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校遡得一僧坐以謀反律太
監牛玉請官遡者正謂事縱得寔不過合妖言律耳
遡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亨與太
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

勸工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原見曰為
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詰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
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
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彌晦不如勿究 上曰
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
鹵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 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
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
對正間為 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

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歛戢以毋二人怨正日
深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草詔歷陳弊政詞極切
直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内批降廣東欽州同知
道瀨以母老留闕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常
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
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正梏手行夜宿涿掌憤氣
斧涿入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辛不可醉辛酒釜正
梏噀酒梏封上炙之紙灰脫剝之比曉辛恠異故封

四學子辛金卒亦已正乃得全戍所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常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甲申　茂陵即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薄被譏得罪去李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

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貼黄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無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瑆巷别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瑾功最鉅復購穀與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為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

太常音知而辨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
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辛於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
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
文高簡峻拔尤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
臻其妙與化人至今呼為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
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為謗己公犯茲戒矣正
曰正黜淺亡能受
主上特達之知固見謂能砥礪
工劇豈使猶遂居曠貴耶且正備員禁近寧比諫官

哉而希望顏色為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念正語為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慓栝 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當有感一如或赦余再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壻嘉靖中贈太常寺卿賜謚文肅

呂原秀水人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權厝景州原時〻至墓慟哭州人及行道者皆酸憯已而奉母南

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吕生文也吕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有文士如吕生乃遺草萊中耶急召原〻入見衣褸裂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史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觸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吕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諸學生懋即遣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

進士第二入翰林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
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八書於文華殿東廡　上一
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　上說問二
人何官二人對右中允兼侍講　上曰品同安得相
兼命進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
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問故二人頓首對君父常
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天順初改通
政右參議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曹石用事

知敬原未幾同岳正列上曹石罪狀　上留中不報

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

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

大胆固敢尒原素謙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原得留

原與李賢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原充總裁母憂去

道景州啓父塋歸合塟尋卒贈吏部左侍郎謚文懿

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于性儉約身無紈綺蓋

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于憲廟中書

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寺卿有學行

石匱書曰高文義非救時相也戀戀故主特其忠愛有足多焉岳文肅鯁直開爽呂文懿敬慎端潔堪任中丞御史非宰相才也惜乎用違其地訖無成功詎可以讒說譸張盡罪曹石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七

明　敘南張　岱著

王驥楊善徐有貞列傳

王驥者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束鹿為束鹿人世〻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剄狡有胆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無餝邊備奏蠲塩池逋課二十餘萬還本省按察

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剋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鹵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追鹵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

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
僇敬軍中以狥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
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
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
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
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
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
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

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總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〻諜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鹵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鹵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

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朧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集乃地得偽萬户二人以為鄉道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部理事久之麓川宣慰司思任

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侍郎何文淵請使〻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張輔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會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詘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金兜鍪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貴等兵集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堠

州欲畧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
乃奏上方畧請遣叅將冉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
木邦車里蠻兵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
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
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
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
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將宮聚兵
火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戛刁招

漢父子鹵刀門頂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躡夾象
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
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
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
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
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
等乘勝進度賴隴把至馬鞍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
陣於泥溝菁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

别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

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
不鮮驥諭之立釋搆請命旋師　上遣戶部侍郎王
質賫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
靖遠伯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
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
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
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
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

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蔣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仇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

中貴人據內主弗恤也再巡陝西寧夏甘凉等處所至中飭邊隘練士卒鹵不敢犯久之召還仍借千蠻將軍宮聚討思機發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捎：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從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監派閹之以為已從大軍十五萬一日

起行因而相蹂践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踄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户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命會勘然業已奬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奬勞勑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刻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禄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誅及驥　景帝初召為總

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敎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鮮其任奉朝請　上雖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官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內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

一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
不絕一孫添尚嘉善長公主駙馬　上皇之歲而去
臣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其先自太原從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不甚通
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帝
起義兵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畔睨閒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進司賓署丞
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

為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鍾每朝謁引奏時
上目屬之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
園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
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
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考滿遷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胝不為倦鹵犯京城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鹵退進右都御史

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如故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也衆愧為之止時　上皇在鹵且一歲而中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皆以小官往鹵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不得要領至是乃遣善與趙榮復往然　景帝固無意迎　上皇善往不與一錢善乃悉去其家貲不

足復貸之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鈿之
類以往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
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此時六師之
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扼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
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
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
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
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容林立夜

度營幕若猱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懽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予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

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輻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而矣所磔殺剮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絶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

益善曰者〻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
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
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
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〻何況我之德
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〻先大悦曰者〻遂
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酹糒問萬壽侍立不敢
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
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嗑

指顧其下曰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
左都御史仍領寺事大司馬謙心許之　太上皇在
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挨謁善復泣然曰　太上
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
貴人根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
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
發南宮錮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

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鹵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善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憸忮多峭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

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祟而事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為民

徐有貞初名珵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穎敏絕世十二三能為古文辭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居二年授翰林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珵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

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珵此豈公職耶珵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柬者新方從事南夷而不虞北珵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 上北伐且啓行珵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敗聞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珵知兵郕王監國召珵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珵為言紫微供已動急乘

虜之未深入而還故都為便興安等不以為然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珵詘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珵請於執事者必便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彰德郡民縣閧變弟亡匿山谷間珵擇倅丞之衙素見信者使撫之皆歸業珵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珵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

不藉其貫址以故其八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用會

鹵敗退珵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

諭德仍兼侍講珵既負材氣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

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曰者之術曰先生帶

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珵數為言之 上不

荅國子祭酒猷術以為言 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

謬也而可長成均也珵久不遷不能無望循循見之

曰君無仍舊名 上幾不憶君於是改名有貞會河

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阻役卒疲甚
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
涸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
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
踰濟汶至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
亦不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
金堤張秋之首幾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瀆踰范暨
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水勢水勢平

北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揵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濟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常欲禁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恠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僧無所荅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

悟曰僧盡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觔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　景帝召對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〻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〻指天象曰豈其復奧耶遂

與謀決南宮錮 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治河閹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勿救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 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武功伯子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

冠玉帶袍笏上既以虛巳妾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私瞯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〻裁抑之且為上徵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糺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奬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具草悉糺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洩以告亨〻馳訴於上謂鵬乃巳僇亮監永猶子

結御史為永報仇　上御史華啟悉收諸御史面詰
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即實汝曹向
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
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賢寔
使之於是併下獄〻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既行有
以飛章謗國是者語多侵亨吉祥亨等復訴之　上
謂有貞寔又使之逮歸置獄拷訊窮極鍛鍊無所得
而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謂貞所自撰坐大逆不道

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悿於我〻且歸未幾石亨盆死獄家藉有貞以赦還里又二年吉祥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才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寃有貞又不如寃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〻不得志而卒

石匱書曰是三伯者蓋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興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陰慝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